

南来作家文丛

萧村文集

文学卷

(上)

新加坡文艺协会

2008 年 10 月

南来作家文丛

萧村文集

文学卷

(上)

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15,LIM TUA TOW ROAD,SINGAPORE 547751)

主编:骆明

顾问:杨松年教授(新加坡)、庄钟庆教授(中国)、萧村研究员(中国)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6.5

字数:664 千字

版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981-08-0181-6

定价:人民币 40 元、新加坡币 20 元

《文学卷》(上)

目 录

(一) 小说

椰子肥 豆蔻香(长篇小说)

第一章 欣逢割胶姑娘	(2)
第二章 我不当“头家”	(15)
第三章 惊心动魄之时	(27)
第四章 星柔长堤温情脉脉	(41)
第五章 神秘的女人	(59)
第六章 又见马来干妈	(73)
第七章 伊里奥特的下场	(88)
第八章 英魂永生	(101)
第九章 加东海滨月溶溶	(113)
第十章 雏燕北飞	(127)
第十一章 瞒天过海	(143)
第十二章 伐木者醒来了	(158)
第十三章 恨绵绵无尽期	(167)
第十四章 霹雳河风波	(184)
第十五章 印度医生的烦恼	(202)
第十六章 洒向人间都是怨	(217)
第十七章 英国将军与女议员	(236)
第十八章 不平静的“快乐世界”	(253)
第十九章 高脚楼奇遇	(270)

第二十章 虎落平原	(288)
第二十一章 色狼包华尔	(304)
第二十二章 地狱的搏击	(322)
第二十三章 黎明悄悄降临	(340)
第二十四章 赭色大路伸向远方	(358)
后记	(380)
重印说明	(381)

故园寻梦(长篇小说)

1.海外孤儿回家了	(385)
2.奔向祖国四面八方	(389)
3.伯乐来挑千里马	(395)
4.踏上归乡之路	(402)
5.故园亲情浓于血	(408)
6.作家梦难圆	(414)
7.赴京途中思恋人	(420)
8.敬礼! 人民的首都	(426)
9.国家机关的“入门课”	(431)
10.“忠诚老实”关	(437)
11.“莫须有”包袱	(442)
12.借酒难浇伤友愁	(448)
13.何必不平则鸣	(454)
14.编译室的和煦春风	(460)
15.模范食堂管理员	(466)
16.“拼命三郎”病了	(473)
17.殖民者埋下的祸根	(480)
18.疗养的日子里	(487)

19.火车上的春潮	(494)
20.新加坡之恋	(500)
21.爱情美酒酿于香山	(506)
22.京师仲夏夜	(513)
23.“三反”、“五反”风暴	(520)
24.戴有色眼镜看人	(527)
25.抓住大“老虎”了吗?	(534)
26.雨夜献鲜血	(542)
27.危难中见真情	(549)
28.批判“资产阶级恋爱观”	(556)
29.求助“归侨之家”	(565)
30.海外情侣的音讯	(572)
31.绞刑架下永生	(581)
32.昆明湖畔祭英魂	(589)
33.为了祖国的需要	(597)
34.格格不入的专业	(605)
35.不可逾越的鸿沟	(612)
36.除夕夜情思	(621)
37.初识关东姑娘	(630)
38.含情脉脉的海淀之夜	(638)
39.到建设最前线去	(647)
40.别时容易见时难	(655)
41.东出榆关有故人	(662)
42.“精简”出国家机关	(670)
43.她为何愁肠百结	(679)
44.绝情之中藏真情	(688)
45.新来的归侨大学生	(697)
46.不是亲人胜亲人	(706)

47.深夜救美女	(714)
48.在杨家将故乡	(723)
49.春风吹绿黑土地	(731)
50.恋人突然自天降	(739)
51.精耕细作育新苗	(749)
52.满腔热血洒代县	(759)
53.在烈火中诞生	(770)
54.忆往事多惆怅	(780)
55.浑河畔的战斗	(790)
56.啥时候办喜事	(800)
57.工业污染起风波	(810)
58.“反右”在刑警分队	(820)
59.联系什么实际?	(829)
60.引蛇出洞了	(839)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

第一章 欣逢割胶姑娘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昭南岛的耻辱称号被粉碎了，新加坡恢复了冰清玉洁的本色。

柔佛海峡碧波万顷，旖旎妩媚，平静温存，如印度妇女的“纱丽”在飘拂，似马来恋歌在倾吐衷情。

然而，进入一九四七年早季的海峡两岸却是热浪滔滔，怒潮汹涌。五颜六色的传单，山呼海啸般的抗议声，岿然不动的丹絨巴葛码头的吊车，停吐白雾的橡胶厂的高耸的烟囱，门可罗雀的老“巴刹”的冷清清的场面……使殖民地衙门的红毛官员们坐立不安，觉得战前那种趾高气扬骄横跋扈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谁也没想到伦敦设计的企图分而治之的“白皮书”、“蓝皮书”，会在这块富饶的海外领地掀起轩然大波，政治气候白热化，不知道高于自然温度多少倍。

安分守己做生意的“唐人”(指华侨)，埋头读书的华裔学生……目下，还没有被卷入这场摧枯拉朽的狂飙之中。他们还是按照白己的生活节奏起居作息，仍然遵循民族风俗打发日子。

今天是农历闰二月十四，丁亥年清明节。新加坡南侨中学高二甲班的学生李杰，大清早就乘开往柔佛州首府新山的“巴士”车，去北郊武吉知马的“广福坟场”为早逝的双亲扫墓。他年近二十，身高约一米七，体格壮实，举止潇洒。浓密乌黑的头发，抹着淡淡幽香的发蜡，规规整整地向后梳拢；被热带骄阳晒得微黑的方方正正的脸庞上，两道匀称的剑眉，时而耸动着；深邃明亮的眼眸闪烁着聪颖、机灵而略带忧郁的目光。他穿着打扮是典型的学生相：双上兜带肩章纽的白衬衫，长度不到膝盖的黄西式短裤，白棉纱袜子和白橡胶球鞋。左侧口袋上方佩戴印有“南中”两

字的三角形校徽，与插在袋口那朵精美的白纸花互相映照，特别显眼。

“巴士”车速减慢了，前方出现一座椰荫掩蔽、高脚“亚答”楼与砖墙瓦盖平房错落相间的小“卜干”(集镇)，售票员操着闽南方言、粤语、普通话和马来语轮番报站：

“十条石——武吉知马到了！”

李杰从沉思中惊觉过来，背着绿色帆布书包，匆忙离座。这时候，“巴士”已缓缓起动了。他说声“Sorry(对不起)！”就脸朝相反方向矫捷跳下车去。

他走进一片福建人经营的香烛铺子，买些白蜡、粗香、纸钱之类的祭奠品，离开这座萧条冷清的小街坊，踏着蜿蜒的羊肠小道到达了目的地。从看坟的老阿伯那里租来一把板锄，便在野草凄凄、虫声唧唧的荒冢乱坟当中，寻觅父母的饮恨长眠之地。

他噙着泪水，砍除长势旺盛几乎淹没亲人墓堆的飞蓬野蒿，铲起赭红泥土将其培得高隆浑圆，奋力将倾斜一侧的碑石扶正，并在墓前修整出五六尺见方的坪地，然后从书包里取出几样供品：泉州的龙眼干、安溪的“铁观音”、厦门的蜜饯和闽南的面线。这些都是爸爸妈妈生前最嗜好的食物、饮料。

令人黯然的白烛摇曳着微弱的火光，三柱插在坟头的粗香，吐出缕缕白烟，随着徐徐清风飘散得无影无踪了。李杰双膝跪在墓碑前，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簌簌直往下掉。两只疲乏的乌鸦在茔地上空缓缓盘旋着，时而“丫丫”啼叫几声，倍添凄怆气氛，久久不肯离去。

午后，上坟的人越来越多。按照我们民族的古老传统，在清明鬼节这天，飘泊在天涯海角异国他乡的唐人，包括“峇峇”、“娘惹”^①在内，都要为去世的亲属上供扫墓，以寄托后人的哀思

.....

①指在定居国出生的男女青年。

邻近一座坟茔前，有位中年妇女脸庞埋在膝盖上痛哭，时而对着地下的死者诉说：

“日本鬼害了你的命……当今，‘红毛大狗’^①又抓走你的长子，……我，实在没办法活下去……”

山下奉文的铁蹄蹂躏马来亚的三年八个月，哪个平民百姓的家没有一本血泪账呢？李杰的双亲就是在敌寇的屠刀下壮烈牺牲的。邻坟扫墓人的号啕，使满脸泪痕的高中生心惊肉跳起来。他埋头回顾那远逝的苦难岁月，寻觅惨死的亲人所留下的每一个记忆的痕迹，思潮在悲壮的历史旋涡里翻滚着。

“孩子，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吧！”好像从荒冢的深处传出妈妈的呼唤声，李杰从梦幻般的深思中返归现实世界来。他抬头一看，原来是那位和妈妈年龄相仿、悲痛欲绝的妇女从邻近的坟堆走过来，默默站在他身旁，那深切同情的目光呆呆地停留在他的脸庞上。他接受陌生人的劝告，站起身来。

离开坟场回到阿伯的住宅时，新加坡已经是万家灯火了。父母牺牲之后，孤儿李杰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伯父虽然仅仅读过几年私塾，但孔夫子的伦理道德观念却很深，把抚育侄儿自立视为天经地义；伯母也是从“唐山”来的，一个缠过脚的农村妇女，接连生下四个姑娘后便患了不育之症，所以对老李家的独根苗——嫡亲侄子非常喜爱。

李杰没有下楼吃晚饭，独自坐在卧室里旧式书桌前，两手撑着桌沿，痴痴瞪着粉墙上双亲的合影，他们那么年轻含恨离开人间。如今，鬼子早已投降了，山下奉文也上了历史的断头台，大批俘虏及其家属拥挤在甲板上，一船又一船地遣送回日本，这笔血债由谁偿还呢？他怨恨自己心慈手软，错过了复仇的机会。

那是人民抗日军接管了新加坡的日子，李杰和几个在“大检证”时亲人惨死的同学，怀揣犀利的鹿角刀，在战俘营附近逡巡

^①英国警长。

着,寻找讨还血债的时机。有天清晨,他们碰到两名偷着出营的残废士兵,立刻拔出寒光闪闪的利刃冲上去,将其团团围住。战俘吓得扔掉拐杖,跪在路上磕头求饶,其中有个略懂汉语的,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说他俩是被迫当兵的日本农民,家里上有爹娘下有妻儿,留他们一条命就等于救活了两家人……李杰终于带头抽回鹿角刀了。这件事,当时在人民委员会工作的蔡来大伯(就是送回爸爸遗物的人)还称赞他执行俘虏政策,做得对哩!

如今,那些浑身沾满马来亚父老兄弟鲜血的魔鬼都不见影子了;蔡来大伯这些浴血奋战、功业彪炳的抗日军上了“红毛”的圈套,被卷土重来的军政府缴械解散了,给留下个赤手空拳的退伍同志会。

“膨!”想到这儿,血气方刚的李杰举右拳猛击一下桌面,霍地站起身来,打开窗户,探头凝视着红灯码头,好像要让来自洋面的凉风,吹散缠绕胸间的绵绵遗恨。

屋门被轻轻推开,进来一个年近半百的剃平头的干巴人,颧骨突出,眼角过早地布满鱼尾纹,长年的奔波劳累,脊背弯驼下来了。他身穿对襟的茧绸小褂、香云纱黑裤,右掌托着锡合金的精致的水烟袋。

“怎么不吃饭哩?人是铁,饭是钢!”来者用爱怜的目光瞥了李杰一眼。

“阿伯!我心里乱糟糟的,什么也咽不下喉啊。”他感激伯父的关怀。

“我知道,每年清明节扫墓回来,总得难过好几天。”

“我恨死了日本鬼,这群法西斯给咱家、给全马来亚老百姓,制造了多少祸害灾难。”李杰明亮清澈的大眼,跳跃着愤怒的火花:“红毛兵夹着尾巴逃跑了,抗日军坚持了三年八个月——哼!现在却是卸磨杀驴。”

伯父的脸庞掠过一阵惊惶的神色，猛吸几口水烟，吹掉烟灰，然后忧心忡忡地告诫侄子：

“阿杰，你就是上广播电台去大骂日本鬼，我都赞成；你反对蒋总统，我也不干涉。你可不能和红毛作对，给我惹大祸啊！”

伯父的心情李杰是理解的。东洋强盗杀害他的一奶胞弟；山下奉文强迫华侨的幸存者交“奉纳金”，又使他积攒几十年的金银细软全部变卖，凤梨罐头厂和硕莪厂抵押给日本银行，几乎是倾家荡产。他虽有正统观念，但对国民党的乡长、保长一类的地头蛇却恨之入骨，因为战前他回“唐山”给父亲庆祝六十大寿被敲了竹杠，捐献给故乡修建校舍的数额可观的侨汇也被挪用去盖镇公所。同大多数侨胞一样，他渴望祖国强大、政府清明。

然而，侄子对伯父在红毛面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态度，却快快不乐，而且试图说服伯父挺直腰板，支持(至少不反对)他的言行。“阿伯，你是老番客，做生意、办工厂，跟红毛打交道几十年，这条老狐狸的黑心毒肠，还看不清楚吗？……”

“别向我发表演说了！年青人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伯父拉下脸来，神色严峻地打断李杰的话。见侄子双眉紧蹙地伫立窗前，仰望着繁星闪烁、深邃莫测的热带夜空，他便深深叹口气；颇动感情地接着说：“马来亚是红毛的天下，我们在人家屋檐下过日子，不低着头能站稳脚后跟吗？咱李家两房人，只有你这条根了，万一有三长两短，我上对不起世代祖宗，下对不起你屈死的爹妈……”

说着说着，伯父的嗓音哽咽了。

李杰在学校里爱好文史课，历史老师曾私下向他们讲，英国殖民者的冒险家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Sir Stanford Raffles)，在1819年1月下旬，带领舰队停泊在新加坡南面的海域上，窥伺着这个莽林蔓延荒芜凄凉的岛屿，预见它有朝一日，将成为联系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枢纽，开辟为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之

一，将是东印度公司乃至大英帝国的聚宝盆、摇钱树。他用利诱、威迫等手段，使柔佛苏丹与天孟公割让了新加坡岛的全部主权。

农村破产走投无路的南中国庄稼汉，一批又一批地被贩卖到这荒岛上来，殖民者挥舞着皮鞭、刺刀，强迫廉价的“猪仔”披荆斩棘，修道路、建码头、盖工厂、种橡胶，……一百多年的时间，这个当时仅有 150 余人的小渔村，已变成亚洲屈指可数的大商埠。哪座大厦不是用华工的白骨垫基？哪条铁路没有洒下“唐人”的鲜血？新加坡——马来亚啊！您的真正主人是勤劳、智慧、勇敢、向上的马华印三大民族，而非穿着燕尾服、戴夹鼻金丝眼镜的伦敦大亨。

侄子滔滔不绝地向伯父讲述狮城星洲的发展史，但老“头家”的亲身经历，要比李杰从老师那儿听来的更丰富与深刻。他是颇为精明的商人和工厂主，使寄人篱下的实业存在、发展而且传之于后代，始终是他待人处世的“罗盘”。恰恰这种人生哲理，书生气十足的亲侄却毫无所知。他要像国画家那样，举起饱蘸墨汁的毛笔，使李杰的洁白宣纸似的心灵上，画龙点睛地描下一笔，任其自然扩散，进而成长为“泉丰盛”公司的当之无愧的少“头家”。到那年月，他将买棹北归，定居于故乡龙头岩畔，看紫帽山变幻无穷的云雾，听到风吹刺桐树的沙沙声，在爬满何首乌青藤的庭院里，泡上一壶“水仙种”，摆上几碟糖瓜条、五香橄榄，邀集三两个同乡好友闲话古今，以终天年，那才算不白到人间一趟！

眼下，他不想对侄儿倾吐自己的满腹心事，认为年青的“峇峇”很难体会老“番客”的艰辛历程和怀乡之情；然而，必须毫不含糊地发出警告，以防侄子有什么越轨事发生：

“我只要你牢牢记住一件事，就是不允许参加反对红毛的团体，不允许参加反对红毛的活动。”说罢，伯父匆匆离去。

早就是新青团员的李杰，对伯父的养育之恩是铭记在心的；

高中毕业后伯父还打算送他到厦门大学深造，这何尝不令人神往？但是，伯父对英国统治者俯首贴耳的态度，使李杰沉浸在痛苦中。

附近的大华电影院正在上映美国好莱坞的《出水芙蓉》，门前人声鼎沸；斜对面的咖啡馆，留声机不停地播放“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的流行歌曲。李杰厌恶这些靡靡之音，不禁亮开浑厚的男中音，唱起冼星海的《黄河颂》：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激起万丈狂澜……”

在新加坡市郊五条石(英里)武吉知马律的路边，矗立着堂皇壮观的校门，门楣上横书中、英文的“新加坡南侨中学校”。这座遐迩闻名的学府，是倾家兴学的华侨领袖陈先生四处募捐，日夜操劳，好不容易创办起来的。

这儿，曾是马来苏丹的别墅。林木葱笼，风景如画，有四时不败的热带名花异卉，有歌喉宛转羽翎迷人的珍禽秀鸟。莘莘学子来自全马各地，祖国名流学者执教于此也不乏其人。

清明扫墓以后，李杰准时到校上课。紧张的学习，使这个成绩一直是出类拔萃的高中生，逐渐祛除了清明节所激起的心灵上的阵阵痛楚。此刻，他绞尽脑汁，刚解完一道立体几何题，轻轻地舒口气，抬起头来，才发现同学们都离开教室。这是一天中最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时间，李杰收拾好书包，也走出课堂。

宽广的校园，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凉风习习，流水淙淙。有人在喷水池旁促膝谈心，有人在手风琴伴奏下引吭高歌。足球场上健儿们龙腾虎跃。要在往日，李杰必定是外衣一脱，跑到队长身边请求换人，好让他驰骋疆场；今天下午，他却是目不斜视，路经“虎豹楼”，朝图书馆走去。

宽敞的报刊阅览室，陈列着马来亚各种公开出版的中、英文报刊，还有伦敦的《泰晤士报》和香港的《大公报》等。先到的同

学，已坐下来仔细翻阅着，《南侨日报》、《民声报》、《时代日报》看的人较多；国民党的《中兴日报》几乎无人问津。李杰现在却违心地在这份反动报纸面前停留了好几分钟，因为有人在这里约会他。对方迟迟不来，他瞧了一下手表，不禁用右食指弹着脑门低声嘟哝着：

“真糟糕！看错了一个点。”

他不想返回去了，转身寻找倾向进步的报纸看看。这时候，祖国的内战紧张激烈，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已占领革命圣地延安。毛主席转战陕北，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正在采用“蘑菇”战术，把敌军磨得精疲力尽，然后撒下天罗地网，全歼这支所谓精锐的王牌军。万里迢迢的海外爱国侨胞是很难了解毛主席的雄才大略的，包括高中生李杰在内。都为延安的陷落而忧虑。一小撮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却举手加额、弹冠相庆，在总领事馆面前大放鞭炮。南侨中学的三青团也搞什么“祝捷会”，可是参加的人却寥寥无几。

李杰看到所有阅报台前都挤满同学，不得不走近一位独自翻看《南侨日报》的女同学身旁。

“哈罗，高材生李杰。”甜润嗓音伴着一股幽香朝他扑来。

“原来是密斯朱丽叶在这里。”李杰回敬一句，他对这位华侨富商的漂亮的女儿，既不欣赏，又不讨厌，虽是同一班级，但交往不多。此刻，可能是为了消遣等人的时光，又揶揄她：

“朱小姐关心时事了，可敬可贺！”

“哼！就许你关心国家大事？”她故意绷紧秀丽的脸蛋，但旋即噗哧一声，露出笑靥来。略停片刻，又含情脉脉地瞥了李杰一眼：

“我没有真名实姓吗？给人起外号是不礼貌的。”

谁不知道这位同学们心目中的“校花”叫王秀霞呢？但是，由于去年“双十节”学校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她成功地扮演了这部诗意浓郁的悲剧的女主角，曾经轰动一时，朱丽叶就这样叫开来。其实，她心里美滋滋的，幻想未来真的成为戏剧电影界的明星。

“I am very sorry, Excuse me!”^①

李杰弯腰鞠躬，用英语表示歉意。

“我说着玩的，谁让你这么认真哩，高材生，以后请多指教！”她像念台词地说完这段话，旁若无人地响起一串银铃似的笑声，迈着轻盈的步子离开阅览室。看报刊的同学，不约而同地瞅着他俩。李杰满脸羞红，幸亏这时候约会人出现了。

来人是学生自治会的副主席(也是不公开的新青团的书记)、高三班的方振，他向李杰使了一个眼色，便径自走出西门。在校园最僻静的角落里，方振将一个陌生人介绍给李杰：

“这是星洲总工会的老许。”

李杰和对方客气地握手之后，便审慎地打量来者：四十左右岁模样，白布衬衫，米黄色西式短裤，脚穿单梁凉鞋，头戴硬壳白色遮阳帽，一身工人打扮；高前额、尖下颚，普普通通的闽、粤人的长相，唯有左耳根显明的刀痕，引人注目。

“阿杰，你不认识我；可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老许满脸笑容，主动搭话。

“知道我？”李杰疑惑不解，视线一直未离开对方脸上的伤疤。

陌生人的反映是敏锐的，手指左耳根，诙谐地说：“嘿！小日本给我留下这点纪念品，就胜过一封介绍信！”

方振微笑点；李杰也略有所悟了。三人坐在柔软的草地上靠茂盛的酸柑丛的掩护，无拘无束地闲谈起来。老许说战前曾和李杰的父亲同关一个牢房，日军冲上新加坡北郊后，他们出狱了，又一起奔赴前线，并肩战斗。老战友壮烈牺牲那天，他和日寇拼

^①英语：很抱歉，请原谅我！